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一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釋編

六曹類

戶曹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每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圖厘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維綱周官遂人言與耒旅師有耒耨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洫言之也然遂人百

大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澮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蔣掩爲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陳祥道

卷二十九

二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周禮語絲亦謂不能無敵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好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

臨井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三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園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

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蔣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思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養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遠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綱鑑

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陳祥道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五

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馬端臨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戶賦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

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

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

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

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

萬餘口以徵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故傳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贏息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宋史。陸贄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八編類纂。卷二十九。戶。七。

治官吏考課。以課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飲。獲早晚。除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繫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稻稻隨土地所宜。寬鄉畝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十斗為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今。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絲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八編類纂。卷二十九。戶。八。

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遣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恣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輪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錄。有欠折。漬損者。州將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仁宗繼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敝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張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九

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粒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龍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背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以國用急不

得人

入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繒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帛玉為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敗而德宗方信用災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
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錢
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
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
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
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
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
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
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棣長安丞
薛萃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究自經者家若被竄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二

魏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賦
贖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羅市
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棣愚乃
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
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
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
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
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
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
三十年而流饋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

於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兩米不騰貴可惟而廣
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
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
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
支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贖
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
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
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
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
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鬻薪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三

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
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
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卽位乃罷宮
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
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
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
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
其上供者皆輪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
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皆藏皆入內庫
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餘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賍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斥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宜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千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驪助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麴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唐志唐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晝曠土勸令種時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秬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淮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秬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依舊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布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前昌期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忠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咸淳三年京師羅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輒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墮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葉朱繁縟之文繼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

短也繁縟必至於傷財操切必至於害民宋史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八六八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固宜其改竄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諸籍雖曰選諸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詔至以耻憤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吐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諸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僞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

議論紛紛也

通志
卷之四
民
役
論
戶
籍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待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招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千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眾役多調廂軍然後有輕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二

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出無限皆得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眾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六

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達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美餘家詔獎繇是他路為培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王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撥輪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入籍類。集卷三九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掾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徇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僧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

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各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圮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

卷二十九

—

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馬端臨論差役雇役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旣元無田則

之事矣民者知技吏然青者則謂其尤也然既曰罷青前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教出息之令而其建議乃出於范忠宣公曰溫公在吉不預然公其時有素之集抑非素中且抑也及四月二十六日教令給錢斛之說抑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諍列舍人議者不有善哉遂大擢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假法則諸公之是與亭而主雇募者居其出故差罷二者之殊雖然並允兌後六邑之錢似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爲革新法而前朝下役之是乎以否賢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至熙豐之變後來得以爲縣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同

勝役也。故取二分之荒稅而役餒頭子錢。民間輸行
 日多而雇人給直日耗。甚至實利耗罄。此皆其極弊
 處。王紹聖因言一變率奸害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
 不違。今方然。奴其施行之餘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
 分。且不宜定論。神農人戶。勝役錢寬利。亦不得過一
 分。而蠶織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
 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役餒六色役錢。則知
 典刑之途。雖君子不能盡望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
 役錢寬利。皆止於一分。則知古制之旨。雖小人亦欲
 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其積聚以賑凶饑之蓄
 儲。其出入以粟而不可以金。其不取息。亦可以惡常平
 積滯。不敵役移他用之弊。則古制未嘗不可以行。坊
 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坊役之錢。以貢雇役。所徵
 不及下戶。不取寬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
 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熙豐不能議緩行而
 當時諸賢。又以水不可行。介甫熙豐之革。惟因循以行。
 其計會也。進之計。長波助餉。無所不至。故其征稅弄
 民。及助役。未嘗不盡諸人之上。交紹聖紹述之事。章惇
 王黼。皆小人。其職皆言保甲保馬。一日不能。則

有一日審加役法，然卒初以舊代差行之太速，故有
令其今復以差代屠，當詳議其請，庶幾可行，而限止
五日，其弊將益甚矣。然則後來之所以橫言苛者，正張
商英所謂熟習要術，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
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可人之弊，豈端臨論復除
楊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
課，男子以二十二歲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又於早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東至澠池，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
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帝將事遼碣，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
船筏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
舟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
品以上給黃筏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
頓闕乏，謫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輦旌旗羽儀之飾，網
罟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屯屯田主事
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裴矩請商胡互
市，勸令入朝，明年帝北巡狩，又與衆百萬，北築長城，
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四年發河北諸郡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
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解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
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
置西海郡，善且求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
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
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械，皆
令精新，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
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
重以遼東饑，死者數十萬，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
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
價盈數倍，疆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
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伊吾且末運糧
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
番於遼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石牧馬盡爲奴賊
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
陽郡，及玄感平，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盜

賊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飭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擣葉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饗義人。編類集卷之六

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隋志隋帝嘗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寢多。太宗孜孜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帶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筮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嘗

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人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節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